

民族英雄叢書第三種

于忠肅公傳

中央航空學校印

于忠肅公傳

民國紀元五前百十四年（明洪武三十一年）四月二十七日那一天，一個春風和煦景色美麗底中午，那時于忠肅公便在浙江錢塘太平里的家中誕生了。

他的家庭是一個優裕的門第，他父親那時正在杭州路任「路管」（註一）。父親生他不到一年的時候，「靖難」（註二）之變起，因此也就罷官了。

他三歲取名爲謙，永樂改元那一年，他正六歲，進私塾讀書，聰明非凡，「過目成誦」。他那一表既英俊又豐偉的身裁，確實博過

里巷人們的贊愛。七歲，有一個善風鑑的僧人叫蘭古春的，尤其賞識他。他預言他：『此必他日救時宰相也』。從此之後，他即以此爲抱負，刻苦自勵。十四歲時，文壇已經知名了。當時科舉盛行，所有學子均須受督學僉事的統制，可是那時的督學是一個壞蛋，作威作福，真是專橫無理得很，因此，大多數學子都懷恨他，想報復。恰巧有一天謁孔廟，督學爲了某一件事而處置失當了，他們得了這樣一個機會，馬上就吵鬧起來，聲勢汹汹！督學怕，想逃避，倉惶跌于池中。學子們見已肇禍了，彼此爭前恐後的走散去，惟有忠肅公，奮不顧身，獨上前拯救督學，賴未遭沒頂。當時督學因滿腔憤恨無處可洩，欲加罪于公，可是公很和藹地告訴督學：『噪公者避

，掖公者留，此易通曉耳。今不罪噪公者，而反罪掖公者，其謂之何？」復督學自知沒趣，也就作罷了。

十七歲那一年，他曾一度鄉試不第，但不灰心。二十歲補庠生。第二年，娶夫人董氏，賢淑。七月倭寇猖獗，江南沿海一帶，均被擾亂，損害無數。公目睹慘狀，義憤填膺，因此，他對於國家觀念有深刻的印像，益堅他「爲國効勞」的志向。但是不幸得很！後兩科又不第，于是始有『吾一腔熱血不知灑于何地』的感慨！

永樂十七年，他正二十二歲。先是他的外祖父董氏因直言忤了時貴，被貶爲山東永豐縣丞。他奉命省親，抵縣後適人妖唐賽兒作亂，滕縣等邊界，相繼被侵犯；防軍慘敗，人民叫苦連天，形勢惡

化，州縣當局，毫無辦法。當時他授計制府傅某，包圍與突擊兼施，于是亂平。制府傅某欲保奏他，他堅辭不受，就此又回到浙江來了。

永樂十八年，他領錢塘鄉荐；十九年，登進士第。時北方衛拉特叛亂，南方韃靼紛擾，在本部方面，又有天災人禍，社會一種紊亂憂鬱的氣象，正與現在中國的局面相似，所謂「國難時期」。吏部景仰他的名望，就奏授他爲山西道監御史。這樣，他就開始爲永樂所用了。那時他年僅二十五歲，很能自制。此後，永樂時常命他到湖廣犒勞軍官，頗以廉幹著稱。不久，宣德登極（民國紀元前四百八十六年），對他尤有好感。八月漢王高煦（宣德之叔）叛起，帝

親征，多出他所計劃。他言行正直，遇事不苟且，朝野人士都畏敬他。巡按江西時，有一個平民被讎者誣指爲盜首，案經多年不得決，因取成案審問，真相大白，坐誣者罪，人稱神明。

當時南昌情形，尤其複雜：一方面在天災之後，人民嗷嗷待哺，無以聊生；另一方面，政府腐敗，上下賄賂，那種窮極奢華之舉，真是世所罕見的。所謂「肉林酒池」「一夜豪華逾十萬」的到處皆是。盜賊四起，劫殺事件，層出不窮。而一般市儈，復從中漁利，抑制商賈。所以公到南昌之後，即着手于吏治的整理，王府官屬，計被他所斥革褫奪的佔有十五人之多。對於賑災撫民，晝夜策劃，不辭疲勞；捕長蘆一帶私鹽，悉置諸法；逮緝盜匪，賞罰分明，那些

巨族不法的，也因爲他而退縮斂跡了，政教爲之一新！宣德五年，河南山西各省相繼報災，朝中都主張由大臣來經理，但帝反對，帝親署公名，特陞爲兵部右侍郎兼巡撫河南山西都御史。至此，他益重用了。時年三十三。他感宣德知遇，鞠躬盡瘁，足跡遍歷所屬州縣，與民興利革弊。創積穀制。方法先儘上戶。次儘中戶，以十分爲率，用官庫鈔物糴買一二，以備飢荒。後連年旱澇，民賴以蘇。又提議將河南，懷慶，陝州餘糧，在倉庫五七年以上的多估價減輕，糴與陝西山西饑民，有多，撥與安插在河南流民食用。繼思游飢之後，民間必多疫病，設惠民藥局，療民疾。又以山東陝西流民太多，未免影響河南方面，因設法撫賑。命令聚居者編成里甲，另立鄉

都。散居者移就於州縣，鄉都聽里長管束（類似保甲制），撥荒田并退灘地給他們墾種，免差遣，豁糧稅。又親巡江河堤埂，指示水利當局，於農隙時採薪草貯水次，備捲掃之需，自是堤岸堅固，水患平息。他又以山西地方接隣邊塞，與河南不同，於是奏請于大同雁門關設專差巡按；時關城坍塌，工程浩大，公「化兵于工」，防務由是充實。過了五年，英宗嗣位，他回朝中議事，不久，又出巡了，往來梁晉之間，屢布大政。他常輕騎出巡，有一次，夜經太行山，有寇盜數十持械包圍而來，許多跟從的人，彼此驚懼無措，他獨泰然。會事有湊巧，不意盜中有認識他的，輾轉相告，皆奔散，他的德威服人如此。

他自從出巡梁晉之後，即遣子冕返浙侍養。約三年，夫人董氏去世，時他年未五十，竟不再娶，亦不納妾，人都以為難能。

正統元年，宦官王振用事，危國禍民，不一而足，時輔政的「三楊」楊榮已死，楊士奇以子援有罪論死不出，楊溥老病，加之新內閣大臣如曹愉曹鼎等又多庸碌，王振由是更加專橫了。當時正統雖知王振不法，但是尾大不掉，一時無法駕馭，因召公入朝參政，有以改革。他回朝的時候，曾有人問他：『公即不橐金往，甯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？』這個意思，就是在問公對於王振有無聯絡，當時他笑舉兩袖回答：『吾惟清風耳！』人轉言振，振怒，欲加害他，可是沒有佐證，正恨恨間，適公有舉參政孫原貞王來分代巡撫山西

河南之請，於是振即以「擅舉自代」的罪名指使言官攻擊公。正統亦無如之何，結果，罪降大理寺左少卿，罷巡撫職務。山西河南兩省的人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，相繼赴闕乞留的不下數萬人，而親藩（註三）亦以地方非公不可，代爲緩額，乃復巡撫，是年有鉄犀銘。

正統十一年，他封翁逝世，請終制，不獲；營葬畢，又回到朝中來，補右侍郎職，留部理事。他明斷，遇事敢爲，次年，福建鄧茂七反，僭號稱王，公保奏都督劉聚往討平。不數月，浙江葉宗留逆殺征閩官軍事又起，主將陳韶敗北，勢難支持，公又遣都督徐泰討平之。這時大盜蠭起，四方用兵，賴公一人策劃，纔次第平復下去。不幸太夫人喪，復懇終制，朝廷以邊事方殷，未許；葬畢，仍

令還朝，補兵部左侍郎。未及一年，而衛拉特之戰起了。

初 衛拉特自孟克特穆爾之後，分爲三支派：（一）瑪哈木特；（

二）太平；（三）巴圖博囉。瑪哈木特性狡滑，屢屢寇邊，爲成祖所

敗，始有服意，封順甯王。太平與巴圖博囉兩王，比較保守，見瑪

哈木特失敗，更不敢動了，使貢甚殷。成祖封太平爲賢義王，封巴

圖博囉爲安樂王，邊塞數十年來相安爲事。後瑪哈木特死，子托歡

襲爵，仍爲順甯王。未幾，托歡襲殺阿魯台，勢日強；既而又內并

賢義安樂二王，即欲以可汗（註四）自稱，部衆不可，乃求得元裔托

克托布哈立爲可汗，托歡自爲丞相，且以先所併的阿魯台衆歸之，

常脅誘朵顏諸衛窺伺塞下。那還是宣德年間的事。及托歡死，子額

森嗣，稱「太師淮王」。于是漠北各部皆屬額森，托克托布哈僅具一個空名，不能相制。每入貢，主臣並使，時王振弄權，以藻飾太平爲名，賚賜甚厚，因此額森益驕，至有分道入寇之事。

先是衛拉特使至中國，每年不過三十人，後因明廷爵賞豐厚，歲增至二千餘人。不久，他的部衆來歸的報告：「額森將寇」。但王振聞而不報。那時正有朝使在衛拉特那邊，凡額森有所請，都與以圓滿的答復，衛拉特使來，更增至三千餘人，且復虛報數目，冒領廩餼，禮部按實分給，所請又僅得五分之一，于是額森懷恨。明年，正統十四年，遂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：托克托布哈由烏梁海寇遼東，別的部隊分兵進攻宣府甘肅，而額森自己則擁衆從大同入至貓

兒莊（今山西陽高縣北），參將吳浩戰死，宋瑛朱寬均爲功臣子，亦多敗沒。諸邊守將逃匿，邊氛日惡。王振挾帝親征，飭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隊隨行。尚書王佐，兵部尚書鄭瑋，學士曹鼎張益等扈從，命下二日即行，因事出倉卒，舉朝驚駭，當時公曾數度抗疏懇留，沒有聽。命太監金英輔邸王居守，留公理部事。八月三日（即民國紀元前四百六十三年），王師起行，出居庸關，過懷來，連朝風雨，人情洶洶，隨軍許多臣子，紛紛上章請留，均被王振所斥。至宣府，兵已乏糧，抵大同，敗報接二連三而來。軍心搖動，士無鬥志，于是土木之變（註五）發生了。

額森虜英宗去，留伯顏帖木營中，消息傳京，全朝驚惶，當時

議論的多說在此人心危疑；邊塞多難的時候，惟有另立皇帝，纔可以安定禍亂，于是太后就命了郕王登極，封英宗爲太上皇，改國號爲景泰。太后以公人望所屬，擢陞爲兵部尚書。公接任之後，即募兵治器，調換沿河漕途各官軍，令其悉歸神機等營，操練聽用，仍令工部統制物料，內外局晝夜從工；令孫鑑爲九門都督，令衛穎領士兵出城守護，列營操練，振軍威。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巡視督飭，防疎忽；並將郭外居民悉數遷入城內安插，防賊掠。這時，通州那邊積糧數百萬，棄了又恐資敵，運，一時又不可能。因令官軍皆給以一歲俸祿，聽其自運。壩上所貯養馬芻豆，亦聽軍人稱力取之。不盡，則縱火焚毀，弗使飽賊馬。這時石亨方在獄中，楊洪亦

以逗遛當遣，公憐惜他們的才勇，請赦之。繼復舉安遠侯楊溥爲大帥，身親總其任。時邊報頻頻傳來，謠言萬端，侍講徐瑄妄言占象，倡議南遷，這事傳到六宮，人心恐懼，公聽到這個消息，即面斥其非！并向衆表示：『欲遷者可斬！京師天下根本，一動則大事去矣！獨不見宋南渡之事乎？』景帝稱是，守議遂決。

同年八月。額森挾上皇破紫荆關，犯京師，石亨諸人主張閉城堅壁方法避賊鋒，公言絕對不可。請率先士卒，躬擐甲胄，統大軍于德勝門外，并下令：『臨陣：將不顧軍，先退者斬其將！軍不顧將，先退者後隊斬前隊！』：于是將士知必死，皆用命。額森見明軍嚴整，不敢輕犯，七日，公設伏敗之。孫鑑復敗之西直門。時上

皇在敵營，公利用間諜，及偵知上皇移蹕漸遠，乃舉砲轟擊，敵人死于砲下不計其數。額森大沮，宵遁，京師賴以獲全。十一月，論功加公少保總督軍務，公辭，慰留，久之乃受。他常向人表示：『四郊多壘，卿大夫之恥！今日惟有聲罪致討，復還御駕，乃臣子之職，他復何言？』其盡忠盡職又如此。

景泰二年，徐淮饑饉發生，他益修安內攘外之政。推舉都御史王竑巡兩淮，設法賑濟；薦侍郎孫原貞鎮撫兩浙，浙閩寇亂遂平。奏命都督孫安鎮守懷來，授以方略，令率兵渡龍門關，且戰且守；先後復獨石馬營等八處，卒還上皇，邊事賴以安甯。未幾，廣東盜黃蕭養作亂，迭破州縣，勢如燎原！公奏遣都督董興總諸道剿之，

廣亂亦平。是年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，加公少保兼太傅。時公年五十四。

景泰三年，貴州苗賊作亂，勢頗猖獗，賴公剿平之。次年，御史鍾同，疏請朝南宮（註六），復沂王爲太子，景帝怒，收獄；公疏救不聽，一日，景帝在便殿召見公，公待景帝諭畢，即面奏前事，帝怫然還宮，公竦懼而退，嗣後屢奏請解職歸田，終未許。當時有奏侍講徐程更名有貞以祭酒（註七）員缺補充，託公于便中向景帝關說，帝不允，永貞不明真相，深銜公。過了二年，公病，景帝遣太監安良等前去問病，見他自奉儉約，相與歎息！公窮年居止朝房，即在病時亦不肯歸私第，此次病中復求罷歸，又不獲。景帝且特降